

江南

观点

中国的江南文化，
是东亚世界共同的文明因缘

■ 胡晓明

今天我们讲文化自信，文化自信来自哪里，我认为重要的来源是对身边一草一木的认同，是对本土本土文化的认同。因此，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，重新提炼江南文化的精神价值和内涵，增加认同感进而提升植根于本土本土的文化自信，是重新发现江南的意义所在。

江南文化不是单一的地域文化——

水暖风轻、风花雪月之外，还有江南的深厚、江南的刚烈

江南文化不是单一的地域文化。历史地理上的江南，经历了一个从西往东、从北到南、从大到小的演变过程。

上海往往把上海的根追到广富林，浙江把浙江的根追到良渚文化，这都没有错。然而作为特别的地域文化，区别于巴蜀、三晋、闽赣、岭南、湖湘、云贵等地域文化，江南文化的根本特征，乃是既有深厚丰富的在地特色，又有极为深厚入骨的中原精神，关键是，二者竟然结合得这么好！试想，仅仅是广富林与良渚文化的自家生长发育，如何能有这么深厚的动力与新鲜的创造？这才是其他地域文化不曾具备的。

因而江南文化根本上不是自然进化，而是取决于文化传播。文化因为传播而刺激，而重新发现，江南正是这样被不断地发现，并一次次地被赋予了新的魅力。

江南文化大义，第一是刚健。中国文化最具有刚健的特征，而在江南，刚健表现出了这个词的另一层意思：创造力与向上力特为充沛。江南社会因此而深具活力。

第二是深厚。深厚是讲江南文化的学问，远比其他地方文化要深厚。教育与人才，宗教脉络、文学传统、民间信仰，也远为深厚。

江南文化大义，第三是温馨。这是一种文明与泥土相成的性格。如果我们只从广富林或良渚讲起，甚至认为它形成了一种所谓与黄河文化相区别相对峙的长江文化，这就真是数典忘祖了。毫无疑问，中国历史，以东汉为界，从崇尚武力讨伐、你死我活的“东西对峙”，翻转过来，转型而为崇尚文明建设和平发展的“南北之异”，这真是改写中国历史的大转变！无论是南朝还是南宋，在战争面前，在北方暴力面前，江南都是退让的、回避的，然而居于边缘，悄然发力，经营一方乐土。由东西之争到南北之变，在这一大转变之中，江南的水暖风轻、可居可游、文明与温和的性情，与中原的内在之仁德、礼乐与柔性，发生了极为亲和的交融。这是通过四次大规模的移民（尤其是难民与灾民）而发生的真切的亲近与交融。因而我强调江南文化之二源，强调中原与江南的交互性而非对抗性，强调江南的和平性格，这是需要更多论述的文化江南大关节。

文化传播也塑造了江南文化。江南文化除了水暖风轻、风花雪月、温柔恬淡之外，还有江南的深厚、江南的刚烈、以及江南的多元。

江南文化大义，第四是灵秀。灵秀充分体现在它的生活艺术化与艺术生活化，江南生活的美学核心是灵秀。一大美妙是它的山水，山明水净，总是有灵性摇曳其间。其次是人文艺术，无论是园林、建筑、服装、典籍、书法、绘画、戏曲、音乐甚至饮食、节俗、民间技艺，处处都有一股灵气。在我看来，中国的艺术史可以用两大系统来加以简单概括，一个系统叫作汉唐系统，另一个系统就叫宋元系统。汉唐系统和宋元系统的艺术可谓截然不同：汉唐系统的美术，大多“画”在高山、大地、洞穴、宫殿、墓地里，比如著名的敦煌壁画与龙冈石窟。而且创作者都是职业化的画师、工匠，非常专业，高度技术（至今不少材料与颜色等都还是一个谜），他们大多是以一代一代的家族技艺方式进行传承；而宋元系统的画则是画在绢帛与宣纸上，开创了极为心灵化与学术化的文人画传统。宋元系统绘画的创作者大多是文人，像苏轼、欧阳修等等，他们集诗人、画家、书法家、学者、官员于一身，不像专业画家需要养家糊口，他们完全是业余精神，余事为艺事，将性情消溶于学问，将学问消溶于美，将境界转而为技艺，而且有着较为丰富的理论、主张、鉴赏以及优秀的绘画作品被保留下来，渐渐形成形塑艺术史人心的话语权。所以说，宋元系统的艺术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，达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历史高度。而宋元系统的主要背景即是江南。可以说江南艺术传统，不仅深深影响了近世中国艺术史的整体潮流，而且成为中国乃至东亚美感谱系与抒情传统的主流。这是江南心灵的重大内涵，值得深入考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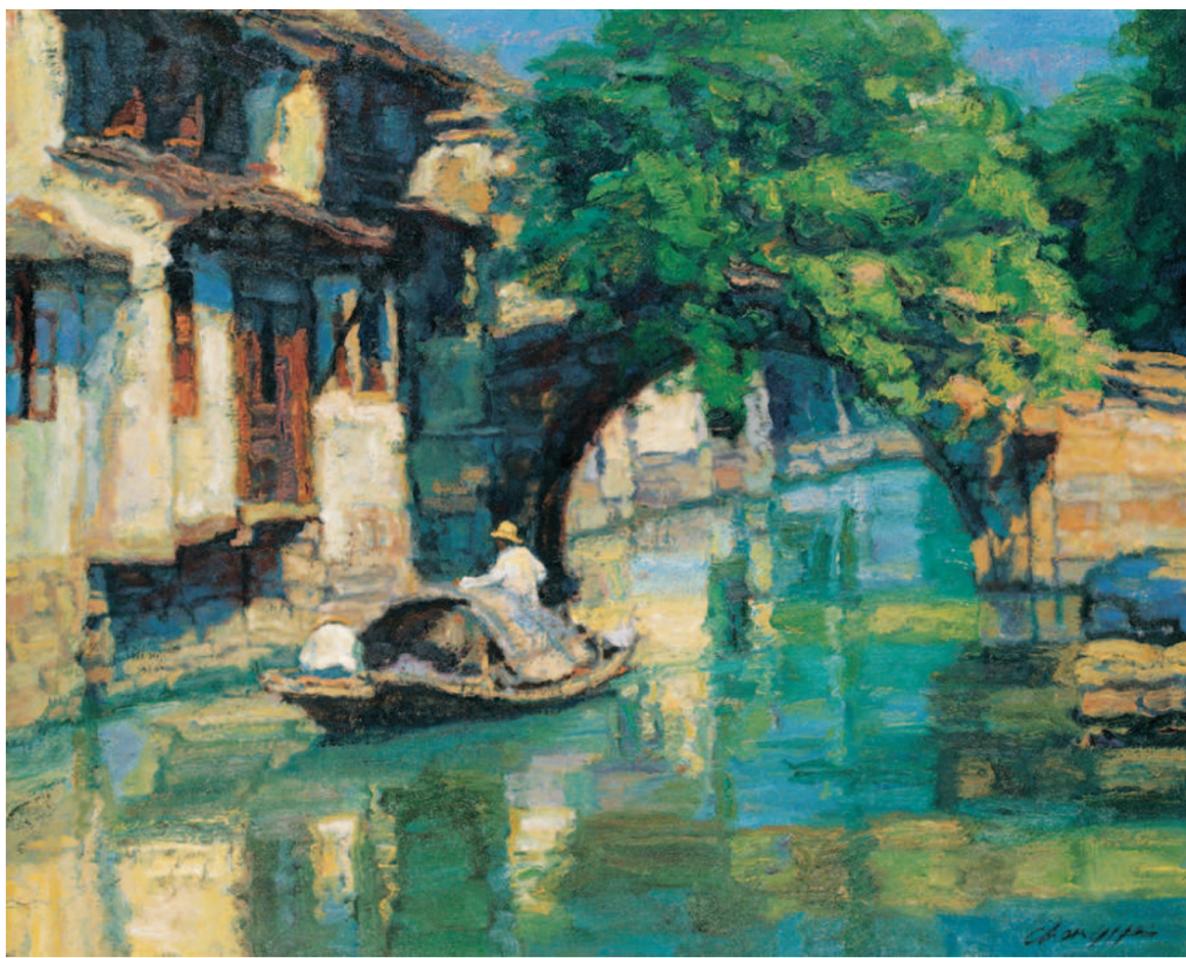
中国江南在东亚和西方的影响——

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如何得到马可·波罗们的认同

江南不止是中国的，也是东亚世界的共同文明因缘与文化想象。以日本为例，我们知道不仅有徐福的传说，还有汉字传入的重大文明史实，古代日本人将汉字叫“本字”，汉字无疑促进了日本语言进入到书写所记录的发展阶段。其中，语言学家有认为“吴音”即来自长江以南尤其是江东地区的音，相比于中原地区的“秦音”，“吴音”融入日语的程度较深。此外还有“吴服”“吴织”“吴染”，《日本国志》记载五世纪时，日本天皇派使者往吴地求缝工女，得吴织四人而归。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标志。日语读红色染料为“吴染”，表明同时带去了染料与技术。江户时代称为“吴服”的服装样式，与今天的和服相差无几。

又有水稻文化，自从1982年日本吉野里考古发掘以来，揭开了弥生文化（约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）的神秘面纱。因为，更早的绳纹文化（约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）不足以说明弥生文化中极富特色的水稻和铜铁器并存现象，所以，日本考古学界有这样的重大猜想——历史悠久的中国江南文化正是弥生文化的原乡。原来日本文化有一个断层，一下子从原始的文化变成了文明的文化，弥生文化填补了这个空白。考古遗址中发现了很多稻谷的化石，这些稻谷化石被认为是日本最早的稻米文化的起源。而这些稻谷化石经测定，其中的成分与中国江南的稻米非常相像，因此有日本史学家认为，日本的稻米文化就是来自于中国的江南文化。我在一篇论文梳理了晚至幕府与大正时代，日本知识人对江南风景与风物的向往，表明作为文化景观的江南名胜已经深入东亚人心，“名胜”成为江南重要的精神传播力。作为东亚精神因缘的江南，还有很多题目可以做，也是江南文化研究的一种延伸。

再说西方世界对中国江南的发现，在意大利学者路易吉·布雷桑编著的《从马可·波罗到卫匡国：西方



陈逸飞油画《春到江南》

相关链接

江南何以成为江南

“江南忆，最忆是杭州……江南忆，其次忆吴宫……”白居易《忆江南》中的江南是苏杭；

“落魄江南载酒行，楚腰肠断掌中轻”杜牧《遣怀》中的江南是扬州；

“正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”杜甫逢李龟年的江南则是长沙……

一个“江南”入诗入画，在文人墨客笔下可谓千面。那么，江南究竟在哪？

从历史、地理，以及人文角度出发，江南的概念不尽相同。哪怕是同一领域，“江南”的概念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。

历史上江南的“江”，并非专指长江。学者石泉曾撰文举例淮河和汉水都曾叫过“江”。“江南”也曾指淮河以南和汉水之南。甚至一些不出名的河流也曾叫“江”。如此一来，历代被称为江南的地方很多。

学者周振鹤则提出江南作为一个地域概念从古到今经历了“先扩后缩”的过程。比如，在秦汉之际，江南指长江中游的南部，主要是湖北和湖南。屈原《九章》中有“目极千里兮，伤春心，魂兮归来，哀江南”，这里的江南指的是今天的湖南一带。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”，之后的汉乐府采莲歌《江南》中的江南指长江中下游地区。其后，江南一词的使用日益广泛，初唐时的“江南道”范围从湖南西部直到海边，后来随着“江南道”的拆分，江南的概念便渐渐缩小，日益接近今天的概念。

值得探讨的是，“江南”在变成专有名词的过程中经历了什么，为什么最后在全国只有今天的江南才叫江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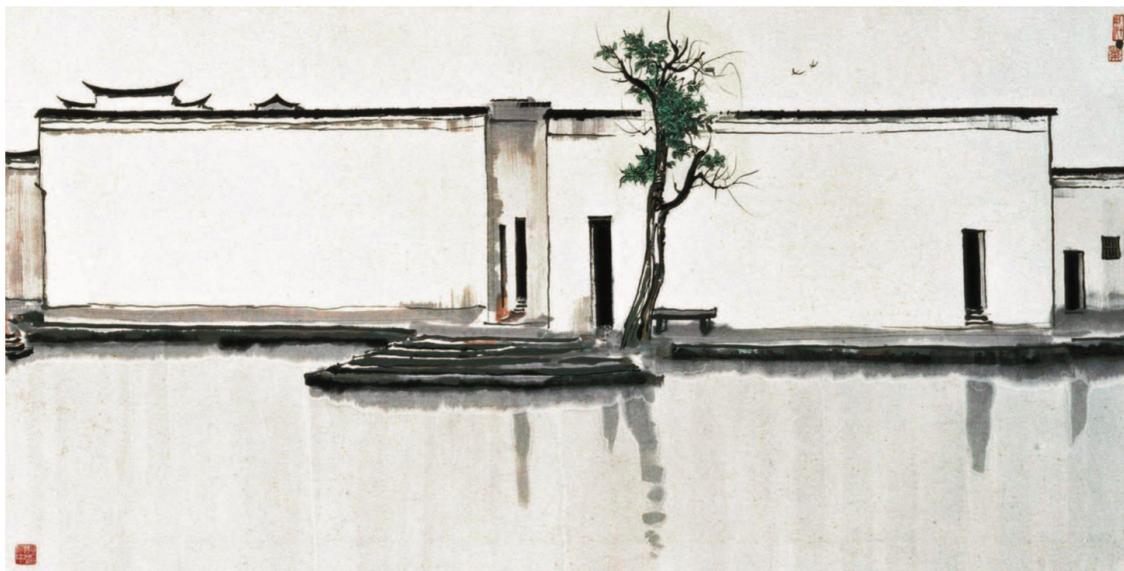
有人说，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江南叠加起来，重合的部分就是今天人们心中那个江南。

这个江南是“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”，也是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，还是“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”……甚至是有些夸张到理想化的“山色有无中，花光如颊，温风如酒，波纹如绡”。

诗画赋予江南的，除了地理和时空的意义之外，更有对江南概念和气质的雕刻赋形。

答案或许就在江南文化的特质之中——“东南形胜，三吴都会，钱塘自古繁华”，起源于吴越的江南文化，在历经了多轮次的文化融合过程之后，在近代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中再次兼容并包，并在今天焕发出更多优秀的气质，务实勤勉、开放包容、敢为人先……

诚如学者所言，如今的江南正在从中国的江南变成世界的江南。



吴冠中水墨《双燕》